

陝西傳統劇目彙編

秦腔

第二三集

陝西省文化局編印

陝西傳統劇目彙編

秦腔

第二十三集

陝西省文化局編印

一九五九·西安

目 录

一線天.....	(8869)
比翼鳥.....	(8945)
一磅肉.....	(9023)
媚外鏡.....	(9109)
假斯文.....	(9181)
写白信.....	(9189)
劝新郎.....	(9199)
巧銀匠.....	(9209)
熊耳山.....	(9217)
梁上君子.....	(9279)
新糊涂判.....	(9289)

一線天

王輔丞編

說 明

清，麻城秀才涂如松之妻楊花，不安于室，涂毆之，楊归母家，令其弟五榮訟涂于官。楊原与楊同范有私，同范令楊藏其家夾壁中，且助五榮訟涂。黃安縣令高仁杰，召拳師吳健山，代為暗中通匪，以圖漁利，吳不許，高斃吳，弃屍麻城界，楊五榮強認其屍為其姐屍，縣令湯應求本直正，斥楊，縱涂歸。楊同范暗為活動，上憲調高仁杰來麻城斷獄。高与同范本同學，并受其賄，乃掘墓尋屍，本一白发老嫗屍，強判為楊花屍，遂判涂死刑，并陷湯縣令于獄。朝中聞麻城有冤獄，且与總督有关，乃調總督入京，另委史貽直^①繼任。史赴任途中，高派匪截刺之，賴湯縣令之子湯惠民救之得免。史抵任，拳師吳健山之女吳雪娘來為涂案伸冤。蓋其母因為同范之妻接生，偶見楊花，乃知涂生之冤，且高仁杰曾杀其父，伸冤不得，今特併求昭雪。史督即派湯惠民往搜楊花，并捉一千人犯，獄遂大明。涂妹因深獄時与湯惠民得相見，并訂婚緣，至是結為患難夫妻。吳雪娘亦与涂如松結為夫婦。故事見“清稗類鈔”。

①史貽直，江蘇溧陽人。清康熙進士，乾隆時累官文淵閣大學士。兼吏部尚書，前後居相位凡二十年，生有干局，行政寬猛得中，能持大体，諡文靖。

場目

第一回	歐峻	妻誣	第九回	說探	票監
第二回	峻	屍	第十回	救	師子
第三回	棄	審	第十一回	生	與
第四回	堂	匪	第十二回	拦	拿
第五回	驅	信	第十三回	路	壁
第六回	報	服	第十四回	破	法
第七回	誣	信	第十五回	正	
第八回	送		第十六回		

人物表

涂如松	小生	生員	趙氏	正旦	湯夫人
涂母	青旦	如松之母	趙有德	須生	員外
涂秋蓉	小旦	如松之妹	李杏花	丑旦	楊同范妻
楊氏	花旦	淫婦	史貽直	正生	總督
楊同范	小丑	劣紳	石業	雜	夫
楊五榮	丑	无賴	李榮	雜	作
吳健山	老生	拳師	鄉約	雜	
趙氏	青旦	拳師妻	地方	雜	
吳雪娘	小旦	拳師女	丫環	貼旦	
高仁杰	丑	黃安縣令	四校尉	雜	
地里蛇	付淨	匪首	四卒	雜	
湯应求	正生	麻城縣令	四人役	雜	
湯惠民	武生	湯应求子	四青衣	雜	

第一回 毆妻

(涂如松上)

涂如松：(引) 夫妻不和睦。終非家庭福。

(念) 結婚須得兩情歡。琴瑟諧和娛親顏。

如或誤牽張家絲。終怕月園人未圓。

小生涂如松，湖北麻城縣人氏。自幼讀書，早登賢門。不幸父親去世。母親年邁，染病在床。娶妻楊氏，生性潑悍，非但不敬丈夫，且時常反目。對我母親，亦不孝順，常在娘屋居住，母親湯藥。都是我和妹子秋蓉，一同侍奉，這般時候，不知母親病體如何，不免省問一番啊。

(唱) 恨我國結婚姻墨守古禮。凭月老一句話定奪是非。

俺如松定發妻即蹈此弊。到如今成怨偶難說齊眉。

住娘屋永不歸成何事體。母親病久未愈好不傷懷。

(到床前) 母親，睡着了。

涂 母：(床帳內唱)

听我兒床前把娘喚。(揭帳)

涂如松：母親病恙如何。

涂 母：昨晚用的藥劑，尙為有效，畧覺好些。

涂如松：如此再服二劑呵。

(唱) 服藥有效心喜歡。急忙來將妹妹喚。

妹妹快捧藥來。

(涂秋蓉捧藥上)

涂秋蓉：來來來了呀。

(唱) 煎就藥湯奉娘前。

涂如松：妹妹手中捧的可就是藥。

涂秋蓉：不是藥是什么。我若不捧，娘还等我那賢惠嫂嫂不成。

涂如松：你是个好的。

涂母：女儿快来。

涂秋蓉：来了来了。

涂母：你那嫂嫂不賢，你个蠢才为什么也抢白你哥哥哩。

涂秋蓉：儿和我哥哥取笑哩，以后再不敢了。母亲用藥。

涂母：（接碗介）好燒的藥。

涂如松：（取盥吹介）凉了，母亲請用。

涂秋蓉：看你急的，冷热也不尝一尝，好不小心。

（杨氏上）

楊氏：走呀。

（唱）一路行来泪巴巴。心中最怕回夫家。

見面非打就要罵。还怪奴家作事差。

（进门見如松发气介）哼。

涂秋蓉：嫂嫂，你回来了。

楊氏：我要回来，你們不能挡，我不回来，你們也不能管，若要我不回来，除非把我休了。

涂如松：既然如此，你在你娘屋居住，銀錢也有，吃穿也有，同亲作甚呢。

楊氏：聞得婆婆患病，好意回来探望，难道还有什么錯处。

涂如松：我母病与不病，与你何干。你还是与我走。

楊氏：要我走不难，你拿休书来。

涂如松：哎，贱人呀。

涂秋蓉：你看才一进门，就是这样鬧，成了甚么样子。

涂如松：（唱）罵一声楊氏真妄誕。气的我黑血往上翻。

母亲日常把病患。你在娘家不回还。

回得家來胡搗蛋。肆口謾罵出惡言。

速快仍回娘屋轉。休再要站在我面前。

楊氏：非說个明白我不走。

涂如松：哎，賤人。

（唱）說出話儿不中听。偏不与你講分明。

只为母亲身有病。原与賤人多留情。

不然你看这木梗。

楊氏：你打，你打，你把我打死了去。

涂秋蓉：哥哥別生气。

涂如松：（唱）教你今日难逃生。（打楊氏介，涂母看介）

涂母：秋蓉，快将你哥挡住。

涂秋蓉：哥哥，母亲不是有病么，別惹她老人家着气。

楊氏：哎，强盜。

（唱）一棍将我头打破。鮮血濺流落肩窠。

全家沒一个好貨。問你打我为什么。

終久难望好結果。何苦在此受折磨。

不如出門忙逃躲。

涂秋蓉：嫂嫂，你真走呀。

涂如松：不用理她，教她走。

楊氏：（唱）要教你平地起風波。（下）

涂秋蓉：（急向門外看嫂回）人家可走咧。

涂母：啊，怎么說她竟然走了。

涂秋蓉：正是。

涂母：咳，已經娶下不賢慧的媳妇了，只怪我家家运不良，打鬧也是无益。我儿还是忍气一点儿才好。

涂如松：走了就走了，全当你儿沒有娶下这个媳妇，那管教她死了去。

涂秋蓉：哥哥不是这样讲，万一扯出事来，你看怎了。

涂 母：是的，万一扯出事来，如何是好。

涂如松：哎，这个。如此妹妹在厨房造饊，为兄出外打探一番，霎时便回。

涂秋蓉：是。（下涂母合帐下）

涂如松：（唱）抱恨終身結怨偶。把秦晉恰做吳越仇。（下）

第二回 唆 誣

（楊同范洋服上）

楊同范：（念）講甚歐風東漸。什麼法學識見。

枉到東京留學。學了些無法無天。

日本明治大學法律科畢業法學士楊同范。而今世局文明，政府講求政治，銳意維新。那年督府挑選聰穎學子，送往日本留學，學生亦在被選之列。當初只說拿上公家些不心疼的銀子，坐輪船，乘火車，登洋樓，耍耍闊，看些文明風景，吸些海外空氣，誰還在那課本本子上用功。到了畢業回國，人家同學們或是軍界，或是政界，或是學界，還有那外交界，財政界，司法界，實業界，大多數都做了官了。說是我呢，盡攔在干灘灘上，成了個閑大員。幸喜我那生身的老子，與我留下黃的白的，足夠我一世揮霍，所以專在風月坊中，痛下工夫。如今往事不提，只說楊五榮之姊，與我好象夫妻一般。聽說今早到她婆家去了，不知會否回轉娘屋。閑暇無事，何妨前去一看呵。

（唱）楊家女生就了楊花水性。與學生圖苟合整歲歸寧。

且看她回家否有機便乘。作一對野鴛鴦暗里偷情。

（下）

(楊氏散发破头上)

楊 氏: (唱) 恨强盜在家中將奴打罵。用木棍打的我披头散发。

剎那間跑到了娘屋門下。叫一声五榮弟姐姐回家。

(拍案) 兄弟出来。

(楊五榮急上)

楊五榮: 呵呵, (看介) 姐姐, 为什么这等模样。

楊 氏: 我不回去, 你偏要教我回去。你是要我的命哩。

楊五榮: 莫非教人家打了一頓。

楊 氏: 你当享福去了, 你当享福去了。

楊五榮: 別生气了, 听为弟給你說。世上夫婦不和, 丈夫打婆娘, 是常有的事。常言說, 婦以夫为天。人家总是你的丈夫, 教兄弟該怎样呢。

楊 氏: 照你說, 應該教人毆打, 难道說完了事。

楊五榮: 真正沒法。

楊 氏: 呸。

楊五榮: (向台角介) 呸。

楊 氏: 如此要娘屋做什么。說是你无用的废物啊。

(唱) 說声你真是无用貨。

楊五榮: 难道連人打架不成。

楊 氏: (唱) 咱娘生你太懦弱。心里一点不生火。

楊五榮: 我是凉血动物, 你看怎样。

楊 氏: (唱) 难道任凭我死活。教人把我头打破。

还說人家沒过错。亲兄弟不肯保护我。

只好出門去扑河。(楊氏向外走介, 楊五榮挡介)

楊五榮: 这这这, 姐姐不用着急呀。

楊 氏: 我倒活啥呢。

(楊同范上)

楊同范：聞听楊家門首吵鬧，不知为何情由。

楊五榮：同范大哥来了。她要扑河哩。

楊同范：啥事却要扑河。

楊氏：同范哥，你不必細問，让我扑河一死。

楊同范：你別忙些，事緩則圓。天大的事，都有个我。不想我是法学博士么。就是冤沉海底，也要拨云見天。走走走，到內边再說。（进）哎，我道一时莫看見，怎么脸也烂了，发也乱了，到底为着何事。

楊五榮：你不曉得，今日回家，被他丈夫打了一頓。

楊同范：涂如松那个杂种，这样狠毒。既不中意，或休或卖，都是你的主权，法律亦許离婚。如此虐待命妻，真正岂有此理。混账王八羔子。

楊五榮：咳，这个不怪別的，只怪我家兩位老人，把我姐姐揪到沟里了。

楊同范：哼，这就怪你太不中用。

楊五榮：为啥不中用。

楊氏：若是中用，还能教人把我脸上打破。恐怕将来还要叫人把我杀了，把我刮了，你也不敢吭声。

楊同范：你瞧你瞧，活象画出一个木偶似的。幸亏遇下你。

楊五榮：別人怎样。你中用，你把人家杀了去。

楊同范：若是我的姐姐被人侮辱，小小使个手段，管教他弄一个家败人亡。

楊五榮：什么手段，你且講来一听。

楊同范：不需別的，只将你姐藏在我家，你到县衙控告涂如松，把你姐姐杀死，岂不給你姐把这口气出了么。

楊五榮：把我姐藏你家干什么。

楊同范：（与楊氏笑介）报仇呀么干啥呀。难道我还有坏心不成。

楊 氏：人家是抱打不平哩。

楊五榮：沒有屍首，如何是好。

楊同范：我自有道理。（向五榮耳語）

楊五榮：只怕通不得。

楊同范：有什么通不得。

楊五榮：那你就給咱作个孔明先生，同謀破曹了。

（唱）五榮太得沒識見。常教姐姐受磨難。

經他給我講一遍。登時提醒夢邯鄲。

如此星夜去上縣。硬告如松把他冤。

你們快去，我便走了。（急下）

楊 氏：哎呀。

（唱）兄弟飛行去上縣。从今拆散旧姻緣。

鷄鶩野合得如願。料定无人破机关。（笑拍范肩）

你真有才，你真有才。不亏你出了一回洋，到底手段大。

楊同范：此不过畧施小計，何足为奇。不知你丈夫打你，究竟为着何来。

楊 氏：无非为的你我那些曖昧不明的事。

楊同范：男女关系，有什么要紧。

楊 氏：我那强盜，是个不开化的老頑固。若照你这样开通，还有什么說。而今大事安排已好，同到你家躲避呵。（二人携手同行介）

（唱）而今妙計安排好。息影潛形度春宵。

行走之間已来到。与君鳩雀同一巢。（進門介）

楊同范：（唱）随手且把門关好。夏屋渠渠暗藏嬌。

諒来外人不知曉。翻云复雨毒如刀。（同下）

第三回 棄屍

(吳健山吳妻和女兒雪娘上)

吳健山：(唱) 昨日县令有帖到。不知召我为那条。

赵氏：(唱) 土匪扰害何时了。却为女儿把心操。(同坐)

吳健山：老汉吳健山，黃安县人氏。世精拳棒之术。女儿雪娘，亦承家訓。虽然土匪橫行閭閻，寒舍未被其禍。县官高仁傑，坐視不理，日昨有帖，不知所为何事。

赵氏：除暴安民，乃是为官的职务，或者請你商議此事。

吳雪娘：听说县官貪污，一味愛錢，那还有除暴安良的心腸。狗头上那里来的象牙，一定沒有好事。

赵氏：女孩子曉得什么。

(甲乙二差和一轎夫上)

差甲：(唱) 奉了本县老爷命。特請吳君到县城。

差乙：(唱) 多少大紳都不用。不知請他为何情。

差甲：行来已是，待我叩門。(敲門介)

吳健山：有人叩門，莫非就是县差。(開門) 来者何人。

差甲：我們是县衙来的，你可見吳老先生。

吳健山：正是。

差甲：县老爷着我們請你来了。

吳健山：呵，老汉何德何能，敢劳县官相請。

差甲：咱們不得而知。老先生不必謙辭，速快上轎。

吳雪娘：(拉健山小語) 爹爹，县官今日行为失常，恐有意外之事。

吳健山：噫，这个。

赵氏：你父不作非礼，有何意外可言呢。

吳健山：是呀，有什么意外之事。

差 甲：这才是胡疑猜哩。县令請你，是看得起你。百姓人与官坊交往，何等榮耀。試問咱县里的紳士，和那一夥大老，誰还轿子来轿子去耍过恁大的闊。

差 乙：老先生不必迟疑，快上轿走。

吳建山：如此夫人女儿看守門戶，我便去也。

（唱）高县长他既然礼賢下士。俺何必却厚爱故意推辞。

主意定坐轿子随他前去。到县署要商榷清匪事宜。

（下）

赵 氏：（唱）老老随役去上县。

吳雪娘：（唱）倒教雪娘把心担。（同下）

（差役左上高仁傑右上）

高仁傑：（唱彈詞）

为为为人当作官。作官有威权。見百姓。醒木拌。
施些威。脸一变。白花花的銀子弄几万。筑金屋。
藏娇艳。喝的人参湯。吃的燕窝拌麦飯。最麻煩。
庄稼汉。东山日头背西山。春夏秋冬不得閒。教我
委实作不慣。还有那。大商賈。小商販。东西走。
为金錢。口而誦。心而念。只怕遇見土匪面。財物
抢去了。登时成光蛋。給我找錢我不干。吾老爷，
志向大。眼光远。留学在东京。回国作知县。
命人役，出差遣，下得乡去把錢斂。民喊冤。不言
喘。有土匪。我不管。見銀錢。我就攬。只要包
包裝的滿。那怕旁人罵厚脸。前日个。有成算。
一心聯絡土匪伴。吳健山。甚勇敢。又有識。又
有胆。請他与我做幫办。暗中再弄几十万。几十
万。

下官高仁傑、在黃安县治民。噫，說什麼治民还是多刮些

地皮，多置些田产，多办几个小老婆便了。誰还有工夫給百姓身上造幸福。刻下有发财的一樁好买卖，命人去請吳健山，怎么还未到来。

（差役甲乙和吳健山上）

吳健山：（念）么麼小醜乱揭竿，盜弄兵戈扰閭閻。

今日見了县长面。借机进言图治安。（下轎）

差 甲：吳老先生少待，待我去傳。（轉身）稟老爷，吳紳到。

高仁傑：什么，吳老先生到了，快快开了中門，傳出有請。

（跟后）有迎。（見介）老先生到了、請到內边。

吳健山：請。辱蒙父台相邀，小老当面叩謝。

高仁傑：失誤远迎，多多有罪。酒来酒来。

人 役：是。

高仁傑：請了。

吳健山：請。（喝介）今日醉酒飽德，犬馬难报。着小老到来，父台有何見教。

高仁傑：呀。

（唱）觀此老直生的魁梧精健，見他面方信得名不虛傳。
身穿着粗布衣必是光蛋，我一說发财事定开笑顏。
轉面来把吳君一声呼喚。

吳健山：父台講說什麼。

高仁傑：（搔首摸屁股介）

（唱）却怎么話到口不好明言。

咦，哈哈。你这几天見土匪来莫有。

吳健山：土匪四处拷索人民，害得鷄犬不宁，真是豺狼当道，怎得不見。

高仁傑：怎么，拉你的票子来。

吳健山：小老家道貧寒，一則家无什物，二則畧通棒击，所以土匪

虽多，不敢骚扰。父台既然关心民瘼、痼疾在抱、还是早設良法，与民除害。

高仁傑：呵，平均财产，是自今第一要政，一般人的新思潮，怎的与民除害。

吳健山：这个。

高仁傑：你要曉得，今天請先生到来，原为你才力过人。去到土匪窠里，和匪联成一气，打成一团，本县为他們作了奥援、他們却給咱們些銀錢，得下鴻利，各半均分，你看如何。

吳健山：呵。（高与人役使眼色，以手指表示意）

人役：莫了三七割账，我老爷占三成，老先生占上七成，都能通融。

吳健山：哈哈，嘿嘿，哈哈。国家設官，原为百姓，那有为民父母，還誣殃民的道理。

高仁傑：本县見你大好男儿，无計送穷，教你分些鴻利，什么通匪殃民。莫了再給你多分些，照二八算账，你看怎样。

吳健山：哎，好气。

（唱）我祇說老父台为民除害，选壮丁办民团保障民財。
众同胞逼蹂躪冤沉苦海，黃花女被姦擄何等伤哀。
作长官既袖手于理有乖，又安能通匪类劫夺民財。

高仁傑：这是利益均沾。并非独揽其美。

吳健山：呵呀，老父台，刻下盜賊縱橫，黃安麻城之間，民不聊生。父哭子啼，骨肉离散。富者变为赤貧，貧者穷无立錫。为民父母者，当如何励精图治，保卫民生。假若縱匪殃民，怎对得住民脂民膏。

高仁傑：大胆。

（唱）本县請你为帮办，并非教你講治安。
作官若不弄銀錢，高点明灯为那般。

吳健山：（唱）悔当初不听女儿劝、枉到县衙来周旋。

长官与匪共結伴，豺狼猛虎真一般。

小老虽然身貧賤，岂肯助虐把民殘。

高仁傑：（唱）吳健山你真大胆，县衙之內敢胡言。

莫要小視本县軟，你試看看我威權。

兩廂爪牙一声喚。

人 役：呵。

高仁傑：（唱）用乱棍打死吳健山。

人 役：呵。（打吳健山介）

高仁傑：打，結实打。（人役停打）怎么不打哩。

役 甲：不好。

高仁傑：怎么不好。

役 甲：好是好着哩，祇是老头子忘了出气。

高仁傑：啥。

役 甲：将人打死了。

高仁傑：（离座，且行，且語）我就不信咧棍还能把人打死。（伸手摸吳健山口介）不好。（吓倒介）

人 役：怎么把老爷吓死了，快搭救。（救介）老爷甦醒。

高仁傑：（唱）我一見健山絕了气。

不得了呵。

三魂飄蕩空中飞。今日怎干这錯事。

不怪自己却怪誰。

我把你这一夥冷娃，叫打几下，怎么給我闖下这个乱子。

我看来，这七品县印，連本带利都毕咧。你們那条狗命，

也保不住哩。

人 役：老爷叫小人給死的打，怎敢不服从命令。已經做下錯活，还是大家設法。